



着色的面纱

刘华 译

责任编辑：向 辉
版面设计：侯国强

The Painted Veil
A New Translation
Original novel by W. Somerset Maugham
First published in 1925

This translation is based on The Painted Veil, first published in 1925.
The original work is in the public domain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translation © 2026 by Hua Liu. All rights reserved for the translation.

本书为依据英文原著翻译的中文译本。
中文译文 © 2026 刘华

Published by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Montgomery, Alabama, U.S.A.
<http://www.dixiewpublishing.com>

本书由美国南方出版社出版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2026年4月 DWPC 第一版

开本：210mm x 148mm
字数：118千字

Library of Congress Control Number
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号码：2026938065

国际标准书号 ISBN-13：978-1-68372-831-3

内容简介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南方，一场霍乱疫情正在蔓延。一对年轻的英国夫妇被命运带到这片陌生而动荡的土地，他们的婚姻也在谎言、背叛与沉默中逐渐崩裂。

凯蒂原本向往浪漫而体面的生活，却在草率的婚姻中迷失自己。当她的婚外情被丈夫沃尔特发现后，她被迫随他前往一个偏远而危险的疫区。在那里，死亡与苦难触手可及，而她也第一次真正面对自己的内心。

在修道院的宁静与瘟疫肆虐的现实之间，凯蒂逐渐看见了生命的另一种可能：责任、怜悯与自我救赎。随着时间推移，她开始重新理解爱情、婚姻与人格的意义。

《着色的面纱》是英国著名作家毛姆最具代表性的小说之一，以简洁而深刻的笔触描绘人性的脆弱与成长。本书根据1925年出版的英文原著译出，为全新中文译本。

“...那些着色的面纱下的生活
称作生活。”

前言

这个故事是被下面但丁写的诗所启发：

“Deh, quando tu sarai tornato al mondo,
E riposato della lunga via,”
Seguitò il terzo spirito al secondo,
“Ricorditi di me, che son la Pia;
Siena mi fe', disfecemi Maremma:
Salsi colui che innanellata, pria
Disponando, m'avea con la sua gemma.”

“祈祷吧，当你回到这个世界，当你长途旅行回来安息，”跟随在第二个神灵后面的第三个神灵，“记住，我是琵娅。斯恩娜城创造了我，玛雷麻城摧毁了我：这个知道那件事的人用他的婚戒与我订了婚约。”

我那时是圣-汤姆斯医院的学生，复活节时我有六个星期假期。我带着装在格莱斯登包里的衣服和口袋里二十英镑出发了。我那时二十岁。我去了热那亚和比萨城，然后去了佛罗伦

萨。我在热亚-劳娜街租了一间房，从房间的窗口我能够看见可爱的大教堂圆顶，这套房间里住着一位孀妇和她的女儿，她给我提供一天花费四里拉的吃和住宿（很多的讨价还价之后）。既然我的食欲很大，恐怕她没有赚多少，我能狼吞虎咽般轻易地吃完一座山样的通心面。她在托斯卡尼山有一个葡萄园，在我的记忆里，她从那儿得来的西安蒂酒是我在意大利喝过的最好的葡萄酒。她的女儿每天教我意大利语。她那时给我的印象似乎是成年人，但我认为她没有超过二十六岁。她遇到过麻烦。她的未婚夫是政府官员，在阿比西尼亚被人杀了，可她被奉为圣化了的处女。不言而喻，她的母亲（一个胖而丰满、头发花白的快乐女士，她想努力地多活一天）离世时，艾尔西利亚将要皈依宗教。但她怀着兴奋期待着。她爱笑。我们在午餐和晚餐时很快乐，但她教课非常严肃，当我愚蠢或者不集中注意时，她用一根黑尺敲打我的指关节。如果不是我在书中读到的旧式教学方法提醒了我，我应该为被像小孩一样对待感到愤怒，因此这让我笑了起来。

这些天里，我辛苦地过着。每天开始时，我翻译几页易卜生的戏剧，因此我也许获得了精练的写作技巧用来轻松地写对话；然后，我手里拿着罗斯金的书考察佛罗伦萨的景象。根据乔尔托塔和吉贝尔蒂铜门的介绍，我充满崇拜。我对在乌菲兹的包蒂切利斯有些狂热，我以年轻人的态度嘲笑那种名人的不满。午饭后，我上意大利语课，然后又出去拜访教堂，做着白

日梦在阿尔诺游荡。晚饭后，我出去寻找奇遇，但这是我天真或者至少是我羞怯的方面。我总是像我出去时的品德高尚一样地回来。房东太太即使给了我钥匙，她听见我回来时，如释重负地叹口气闷上门，因为她总是害怕我忘记这样做，然后，我回去仔细阅读奎尔夫和吉柏林的历史。我苦苦地意识到不这样做不像浪漫时代的作家，虽然我怀疑他们任何人是否在意大利的六个星期努力只花费二十英镑，可我愉快地渡过了这段平静和勤奋的生活。

我已经读了《地狱》（依靠翻译的帮助，但老实地从字典里查找我不认识的字），因此和艾尔西丽亚一起开始阅读《炼狱》。当我们读到我在前面引用的那一段话时，她告诉我琵娅是斯恩娜城的贵妇，她的丈夫怀疑她通奸，想处死她但因为害怕她的家人，把她流放在他的玛雷麻城堡，他认为有毒的瘴气会达到杀死她的作用；但她很长时间没有死，因此他失去了耐心，叫人把她从窗口扔出去了。我不知道艾尔西丽亚从哪里知道了所有这些，我自己记录的关于但丁的细节较少，但这个故事因为某些理由引起了我的想象。它在我的思绪里翻来覆去，许多年来偶尔会郁闷地沉思几天。我自己常常重复这一行：斯恩娜城创造了我，玛雷麻城摧毁了我。但这是我的许多幻想主题中的一个，而且，在一段长时间内我忘记了它。当然，我把它当作一个现代故事，可我不能想象：在今天的世界环境里，这样的事情也许容易发生。直至在中国旅行，我发现

了这样的故事。

我认为，这是我唯一从故事而不是从人物开始写的小说。很难解释人物和情节的关系。你不能很好地凭空构思一个人物；你思考他的那一刻，你想象他在某种情形下正在做某些事情。因此，这个人物至少他的主要行为似乎是同时想象的结果。但在这个例子里，选择适合这个故事的人物是由我渐渐形成；他们是我在不同情况下长时间认识的人中构造出来的人物。

我因为这本书遇到了一些作者容易面临的困难。我原本给男女主角的姓叫莱恩，一个很普通的姓氏，但在香港似乎有这个姓。他们采取了措施，小说连载杂志业主支付了二百五十英镑，因此，我把姓换成了费恩。然后，殖民地助理秘书长认为他受到了诽谤，威胁要实施诉讼。我惊讶了，既然在英国我们能把首相搬上舞台或者把他作为小说的人物，坎特伯雷的大主教或者大法官以及这些地方的重要高级官员没有丝毫惊慌。可如此不重要的临时海关职位会认为他自己是被针对的人物，这对我来说似乎有些奇怪。但为了免于麻烦，我把香港改成了想象的殖民地清远（清远现在换成了香港）。这件事发生时，这本书已经出版，但后来收回了。有一定数量的精明的审稿人收到了书，找了一个借口没有归还，但另外一些人归还了书。这些书现在拥有参考价值，我认为有六十本左右，而且被收藏家高价购买了。

1

她惊叫了一声。

“怎么回事？”他问。

尽管百叶窗帘拉下了，房间很暗，他仍然看见她的脸瞬间现出焦急不安的恐惧。

“刚才有人试着开门。”

“噢，也许是阿妈，或者是哪一个男仆。”

“他们从来不在这个时候来。他们知道我总是午饭后小睡。”

“可能是谁呢？”

“沃尔特，”她悄声说，嘴唇在颤动。

她指着他的鞋。他努力穿上鞋，但是，因为她的惊慌感染了他，而且他们紧靠着门边，他本能地笨拙起来。她不耐烦地稍微喘一口气，递给他鞋拔。她套上和服，光脚走近梳妆台。他系好第二只鞋时，她已经梳理了纷乱的短发。她拿了他的外衣递给他。

“我怎么出去？”

“你最好稍等一会儿。我去观望一下，看一看是否可以。”

“不可能是沃尔特。五点之前，他不能离开实验室。”

“然而，那是谁？”

现在，他们悄悄地说话。她颤抖着。他发现她在紧急情况下六神无主，突然对她感到愤怒。如果不安全，她怎么敢说这是安全的地方？她屏住呼吸，手搭在他的手臂上。他顺着她望的方向。他们朝走廊的窗口站着，窗口装了百叶窗帘，窗帘拉下了。他们看见白瓷手把慢慢地转动。他们没有听见有人在走廊走动的声音。看着门把无声地转动确实很可怕。一会儿过去了，没有任何声响。然后，他们含着极度的恐惧，带着同样鬼鬼祟祟、无声惊慌的神态看见另一个窗口的白瓷手把也在转动。这是如此恐怖，凯蒂控制不住，张开口想要喊叫；但是，他看见她准备喊叫时立即用手捂住她的嘴，她的喊叫声消失在他的手指间。

一切沉默下来。她靠着他，脚在抖动，他怕她昏过去。他皱着眉，咬紧牙，抱起她走到床边，把她放在床上。她的脸像床单一样白，他的脸虽然带着太阳晒后的棕褐色，也很苍白。他站在她的身边，迷幻地盯着瓷手把。他们没有说话。后来，他看见她在哭。

“天啊，不要那样哭，”他烦躁地低声说。“如果我们被捉住了，我们就被捉住了。我们只是不得不厚着脸出去。”

她在找手帕，他知道她想要什么，拿起她的包递给她。

“你的遮阳帽在哪里？”

“我留在楼下了。”

“噢，我的天呀！”

“喂，你必须控制自己，极可能不是沃尔特。他究竟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回来？他确实从来没有在中午这个时候回来，是吗？”

“从来没有。”

“我和你赌任何你喜欢的东西，那是阿妈。”

她冲他倏然地笑。他浑厚关爱的声音安慰着她，她抓住他的手，感激地抚摩着。他让她镇静一会儿。

“听着，我们不能永远留在这里，”他说。“你想站起来到走廊里察看一下吗？”

“我认为我不能站起来。”

“你这儿有白兰地吗？”

她摇头。他立刻皱起眉，脸色暗下来，他渐渐变得烦躁不安，不很清楚要做什么。突然地，她更紧地抓住他的手。

“也许他正等在那里？”

他勉强地微笑，为了表明他完全意识清醒，声音里保持着温和令人信服语气。

“那似乎很不可能。凯蒂，放松一点。怎么可能是你的丈夫？如果他回来看见厅里有一顶陌生的遮阳帽，走上楼发现你的房门锁住了，相信他会大吵大闹。那肯定是佣人。只有中国人那样转门把。”

现在，她确实感觉镇静了一些。

“即使只是阿妈也不让人愉快。”

“我们能够面对她，如果有必要，我会恐吓她。当政府官员没有很多利益，但你或许也能从中得到你所想要的东西。”

他肯定正确。她站起来，转身向他伸出双手：他抱住她吻她。有如此欣喜若狂的快乐就有苦恼。她爱慕他。他松开她，她走近窗口。她转回门把手，打开一点点向外看。根本没有人。她溜进走廊，朝丈夫的更衣室里看，然后，又察看自己的休闲房间。两间房里都空无一人。她回到卧室，然后示意她跟着她。

“没有人。”

“我相信整个事情是眼睛的幻觉。”

“不要笑。我那时被吓坏了。去我的休闲室坐下来。我要穿鞋袜。”